

帶

經

堂

集

帶經堂集卷八十三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續文十一

神道碑

墓表

誥授光祿大夫護軍統領兼佐領世襲拖沙喇哈番柯公神道碑銘

大清有佐命禦侮之臣曰柯爾崑公歷事四朝  
底定中夏宣力行陣書功太常公之子盛京刑  
部侍郎巢可託公績學力行見稱中朝以名德世  
其家手狀公行事戰功之詳以授士禛謂其言可  
以徵信宜書神道之碑士禛不敢辭按狀公之先

建州靈椿里人也高祖業世曾祖德錫皆明都督同知總自在等州祖翰國初歸命為侍從大臣父紹茲昂邦貝勒府總管兼佐領公生有異稟顧盼雄偉神采毅然挽強超距勇冠諸將未及冠

太祖高皇帝一見奇之拔置侍從從太宗文皇

帝定蒙古服朝鮮入雲中以功補前鋒護衛既冠從鄭親王攻錦州為前鋒明師數萬辟松山公偕索渾下馬誘擊敗之明總制洪承疇總兵官祖大壽合兵十餘萬悉銳來戰公偕索渾身先陷陣連斃驍騎數十遂大破之從英王駐師杏山寧遠敵

騎數千挑戰公先前鋒八叅領馳突格殺數十騎  
追至連山馬中流矢公躍起斃其甲騎奪馬破敵  
而還從英王閱視寧遠長壕敵騎數萬風雨至公  
偕索渾奮身先入鏖戰良久索渾陷重圍公戰方  
酣顧視失索渾瞋目大呼單騎馳西北翼出之萬  
衆亡敢當者沙河所騎數千來犯芻牧公率前鋒  
逆擊敗之追北與策應兵遇公一矢斃其首將衆  
乘之盡覆其軍從饒裕郡王觀兵畿輔山東師次  
豐潤與經略范志完軍遇衆號十萬公偕胡密子  
先登破之至河西務同前鋒叅領鄂芍以數十騎

往偵敵敵將引滿向公公覺之先發矢貫其臂失  
弓矢落荒走公欲生得之縱騎追及於馬上手搏  
馬逸俱墜水敵將長大水僅及肩以兩手持公兜  
鍪抑入水公下躡其足踣卒禽之總督趙光抃軍  
數萬至復偕鄂芍等擊破之又與吳總兵軍遇公  
偕索渾先登射吳中肩以功授佐領兼兵部職方  
郎中順治元年從攝政王入關賊渠李自成衆二  
十萬屯山海西公偕蘇爾度以鐵騎橫擊大破之  
世祖章皇帝定鼎京師以職方郎中從英王追李  
自成及于慶都擊敗之從都統葉臣進攻太原賊

兵突出公堅壁不戰賊稍近以連弩射之卻未幾賊復合公從壁後繞出旁擊敗之命速具食乃釋甲絆馬示罷困狀而空壁設覆以待夜半賊果大至覆發盡殲之又從英王追李自成同蘇拜破其第一營同哈寧阿蹂其第二營賊大亂夜走保塘復與蘇拜禽其哨騎偵知自成所在追及大破之以功授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兼官如故無何從肅親王取漢中與巴哈納破賊賀珍兵數萬遂定漢中進擊賊渠張獻忠于四川戰西克之鳳皇山獻忠中流矢死餘黨列柵逆戰



有伏馳報都統大軍而以三十騎先入城中伏兵起矢石如雨公下馬步鬪大軍繼之遂拔湘潭從順承郡王駐沅州焦璉所部三總兵以數萬衆來犯偕鄂芍擊走之從順承郡王出道州攻龍虎關督師堵印錫率兩總兵衆十萬扼險破之以功陞一等阿達哈哈番兼官如故於是南服略定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禮成陞一等阿達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兼官如故 大婚禮成上 皇太后尊號俾以前職世襲罔替尋從敬謹郡王下衡州李定國擁衆數萬以巨象數十爲前驅人坐象背



以毒藥傅矢射人馬立斃公偕西伯臣爲前鋒相  
與謀曰南人所恃者象象革堅紉矢石不能入惟  
鼻瑕可攻吾與公首射之中其鼻象必奔因其亂  
以甲騎蹴之破敵必矣矢再發果皆洞鼻象奔轍  
亂旗靡急擊遂大破之王在中軍聞前鋒破敵追  
北輕騎進中伏王被殊創薨公戰勝還聞之大驚  
身突重圍者三得王骸骨入衡州叅贊貝勒羅托  
都統圖賴率諸將進兵寶慶與孫可望五路軍遇  
時新失元帥人思復仇皆殊死戰殺傷相當可望  
卓龍旗據山巔督戰公顧部曲曰獲餘衆萬人不

如得一可望建功雪恥在斯舉矣賈勇先登大軍  
呼噪繼之聲振厓谷可望遁走我師獲全勝諸叅  
贊以捷聞而諱王戰沒狀師還遂逮貝勒以下

命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勘公牽連奪職沒為官奴  
獄上 世廟惜公忠勇僅褫世職餘如故未幾

特旨遷護軍統領居歲餘 命為叅贊大臣帥師  
下偏沅進取貴州次鎮遠會雲南內亂兼程日夜  
進貴陽守將馬進忠棄城走遂定黔中信郡王大  
軍來會戒期入滇而白文選衆數萬出七星關黃  
平州失守平越擺苗悉震動王命公別將五千人

往援以副都統馬爾賽副之公謂之曰黃平在萬  
山中城堅不易拔千里饋糧而頓師堅城下此危  
道也公將騎二千由大道緩進文選素輕窺知兵  
少必親出出則公佯退走吾倍道進乘其後破之  
如發蒙振落耳前軍次于萬奇嶺文選果率衆萬  
人出邀我師馬爾賽佯敗退走文選追躡數十里  
公由間道疾驅出其背呼噪縱擊後軍亂馬爾賽  
還師夾擊文選大敗自相踐踏死者亡算遂棄黃  
平走黔中復平師旋命下兵部議敘公盡讓諸  
將口不言功大司馬歎美之將特疏聞于朝公

又力辭一日從 世祖章皇帝獵房山倉卒遘疾  
車駕臨視 命侍衛護歸京師復 命言公負狀  
世廟嘉歎翼日 特賜內帑千金黑貂金龍朝服  
元狐裘帽各一天廢良馬二十順治十八年正月  
世廟升遐公涕泣嘔血臥病不起 盛京將軍以榮  
國長公主及諸王大臣佃甲在義州者交通都山  
紅螺山巨寇思不逞衆且數萬疏聞廷推大將  
上特以 命公 賜良馬三乘馬十龍裘寶刀各一  
公力疾出關次寧遠謂監軍賴捷曰國家全勝  
之際區區佃甲何敢逆顏行紅都即為盜數不過

一二逋逃及木客所募諸無賴而已敢遽狂逞哉  
寧遠兩京要衝今不扼此又無候騎事可知矣造  
次以兵壓之恐玉石俱焚濫及無辜吾意以精甲  
數百結爲小隊隊纔四五人偃旗裹甲先後行若  
常數往來者夜趨錦州黎明抵義州收縛佃甲若  
賊衆有備則佯北吾建旗鼓殿而誘之公率大軍  
伏木葉山賊至邀擊必獲全勝若諭以禍福甘出  
就縛直執評奏白之耳至則受縛乃分別奏聞請  
付司敗所全活踰千人初李自成既走死其黨無  
所歸先後入滇降號忠貞營諸將皆積功闕至公

侯自郴州之敗氣不復振王師既定雲南乃竄入  
興歸西山以李來亨爲渠魁號十三家蔓路爲梗  
康熙二年湖廣提督總兵官董學禮疏請川湖會  
師進勦 上特出禁旅 命議政王公大臣廷推  
大將以鑲黃旗都統慕禮衷爲靖西將軍公爲左  
副將軍正黃旗都統大學士圖海爲右副將軍

上御保和殿宴餞 手賜法酒者三 賜御弓矢

韞箘龍袞寶刀 天廡良馬將護驍騎萬人發京  
師其豫楚巴蜀督撫提鎮各率其屬隸麾下會師  
荊州既至荆議分道進討圖海率叅佐出歸房公

偕慕禮裹率參佐出夷陵次長樂嶺分軍七道以  
參贊巴爾部護輜重副都統赫葉偕湖廣提督董  
學禮副都統霍卜梭偕四川提督鄭蛟麟分道設  
伏以絕外援副都統柯耀爾圖護軍統領根特巴  
圖魯為左右翼而公身率滿漢軍五千人為前茅  
慕禮裹率五千人為中堅前鋒總管賴塔率前鋒  
為游騎來往搏擊兵未交護軍參領哈克山超眾  
突擊賊錯愕諸軍呼躍從之賊大潰奔逸追北數  
里忽有賊萬眾自深箐出中軍左右翼合擊破之  
奪其壘次虎跑厓來亨子某據險捶扼堅壁不戰

公分遣將士迭擾之賊不能忍乃出戰前軍壓之賊大敗再奪其壘直抵茅麓山賊盛列蘭石渠谷以老我師公方病臥帳中慕禮裹就詢方略公謂之曰山路嶮噶篁竹幽翳我師未諳地利宜令大軍設覆別遣輕騎覘形勢賊至則誘至覆所殲之否則周覽動靜審其阨塞出沒之地而後從事動出萬全不亦可乎慕禮裹不能從列陳而進賊衆萬餘逆戰我師屢勝氣驕爭前進賊退走入壁羣賊乘銳空壁出迎火器弩矢憑高競發我師稍挫已見壁左巖下有深壑可暫避趨之而傳令徐退



衆既退勢不能止賊悉銳來追我師敗績亡副都  
統一人將校十四人甲騎又數百人慕禮裹愧公  
言不用以致此敗也亟詣公謝公慰之曰收之桑  
榆未爲晚也請爲公一洒之時公偵知大軍左次  
巖下有間道可繞出賊後自率選鋒三千人銜枚  
夜發使賴塔偕總兵官于大海入巖防賊衝突馬  
爾賽伏谿谷間爲賴塔聲援賊至則發賊衆盛則  
更互接戰以退哈克山率五百人強弓勁弩伏山  
下公力疾登山命諸軍分據要害以五百人出遺  
骸賊酋筮天保將數千人出禦賴塔馬爾賽疊邀

擊之天保敗走公出遺骸畢徐令退軍居無何郝  
永忠党守素等外援至衆且數萬來亨亦悉其衆  
萬餘出迎內外夾攻軍容甚盛公堅壁不動簡滿  
漢突騎二萬四千入爲十二路以賴塔根特霍卜梭  
柯耀爾圖赫葉馬爾賽董學禮鄭蛟麟徐治都于  
大海鮑敬等分統之部署既定下令堙井夷竈公  
與慕禮裹登壁觀伺賊勢稍怠諸將縱擊大破之  
斬賊首賀珍等四人賊氣奪日夕大會諸將飲帳  
中酒旣行密傳令赫葉等勒兵伏壁外溪谷以俟  
夜半李來亨果率衆萬餘襲川陝總督李國英營

伏發敗之上望坪爲諸賊帥往來孔道常出此擾我樵牧公自率千人往相度爲校聯以斷賊衝令賴塔柯耀爾圖各將一千五百人據險以防衝突來亨悉銳來爭賴塔等擊敗之又以一千二百人由茅麓山後攀緣絕壁襲奪賊壘賊虞勢逼遣僞總兵四人率敢死士數千徒跣仗大刀藤牌挑戰狀若鬼神公令柯耀爾圖諾莫分兵兩翼緩進而自建旗鼓當賊別遣賴塔霍卜梭繞出賊後合擊大敗之賊始懼退保諸砦資譚家砦故巢屯糧爲持久計公乃以左副將軍別將衆八千東絕餉

道師抵石坪僞總兵四人阻險拒守公命于大海  
等三路攻拔其柵連破新寨子南峰山進至譚家  
砦僞侯李嗣名高必正率衆萬餘拒戰公分滿漢  
兵四千人爲正兵以柯耀爾圖賴塔統之直前破  
敵二千人爲奇兵以諾莫哈克山統之以防不虞戰  
始交嗣名中流矢死必正亟遣其裒將金騰雲以  
二千人躡我後諾莫等逆擊斬騰雲賊大敗潰走  
入砦不復出公謂諸將曰以國家威靈諸公忠壯  
旦夕破賊語云困獸猶鬪今逼之必殊死戰不如  
深溝高壘扼其吭斷其樵汲不出旬日賊必面縛

出降可折箠而定也諸將皆曰善乃使賴塔等扼其衝鮑敬等斷其汲道公自駐石坪未二旬高必正党守善等僞侯三人僞官屬一百六十人詣軍門降公簡其丁壯得勁卒數千分隸諸將其老弱又數萬則護出荆襄界上俾有司給牛種悉縱爲民旋師與靖西將軍合而右副將軍歸房一軍亦滅劉汝魁禽郝搖旗諸賊會師茅麓山乃命漢兵作長圍滿兵分七軍守衝要有急則首尾相應亡何賊夜犯根特于大海長圍公下令敢譁者斬使護軍叅領杜爾佳率左翼護軍精甲千人往援銜

枚疾驅根特等開壁應之殲賊幾盡糧盡援絕賊  
渠李來亨自經死餘衆悉降於是西山平蔓路復  
通班師以功授拖沙喇哈番世襲罔替公結髮從  
戎行由偏裨至大將大小數百戰常爲軍鋒之冠  
電擊霆震未嘗挫衄軍中號飛將軍而平西山賊  
功最大旣歸京師見輔政內大臣鰲拜恣肆日甚  
復引疾家居會鰲拜請 幸永平大獵以諸王從  
公聞之亟詣政府自請扈蹕許之 命同賴塔爲  
御圍提控使旣而有王府護衛三人誤入圍中鰲  
拜欲假此震驚諸王奏請考竟其事公語賴塔曰

三才  
夫已氏跋扈久矣今又睥睨諸王離間骨肉漸不可長我與公職總禁旅當自引咎以白其事乃與賴塔上疏引罪而請寬貸諸王以示親親之義三上乃許鰲拜素憚公剛直至是益側目焉獵罷

賜天廡良馬二十復引疾公與鰲拜既不協且屢沮其謀家人以爲言公笑曰夫已氏以勲闕得與

顧命未諳大體不小心寅畏而顧身爲姦軌釀成禍基驂乘之萌其端已見不暇自穀豈能禍人越歲果敗公雖以武功顯而潔廉奉公不畏權要嫉惡遠勢若將浼焉蓋有古大臣之風康熙八年疾

亟以身所遺佐領畀其弟以世職與次子洛洪而告之曰吾歷事四朝游被國恩汝輩無橫草之功皆獲通籍當厲志節期樹立以圖報稱勿近權勢勿厭澹泊守吾家法言訖而瞑語不及私十一月二十日也訃聞上震悼賜葬祭如令甲公生于天命□年丁巳終于康熙八年己酉得年五十有三元配耿氏 誥贈一品夫人繼佛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男子二人長巢可託官 盛京刑部侍郎次莫洛洪襲世職官護衛佛出也孫三人某某以其年十二月朔葬廣渠門外迤東五里之



原系之銘曰

長白之陽鴨綠東天開草昧占飛龍龍飛在天雲  
則從爰生佐命芟羣雄長劍大珮相璫瑤或力諸  
原或折衝桓桓虎臣有柯公目如電光氣如虹早  
傍日月依穹窿結髮百戰身從戎摧堅破陣爲軍  
鋒巨寇張李稱元兇搏桑一出陰霾空名王帥師  
萬羆熊前茅慮無首戰攻遂下湖湘蹙黔中屹然  
銅柱銘元功晚爲特將披蠶叢鄖房以西山龍從  
指揮諸將開蒙茸賊如巔當閉厥封窮魚投釜烏  
就籠上牢下牢蔓路通黃牛白狗無鳴弓振旅飲

至明光宮武功拜爵酬勲庸雲臺圖畫耿與馮英  
衛褒鄂將無同避遠權勢卧蒿蓬鷓鴣梟焉能嚇冥  
鴻大星夜隕當空桐志在馬革身考終冢象祁連  
貝顛顛崇令名萬古無終窮

誥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東高公神道

碑銘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一月十一日致仕刑部左  
侍郎高公卒於里第遺命勿請卹謚勿訃聞勿受  
弔勿作佛事勿求碑誌之文子孫違者是謂不孝  
二子奉治命弗敢違越二載公仲子之驥來京師

請間曰先君治命弗敢違隧道之石麗牲之碑文  
悉闕如異時國史家乘亡所考据不孝將焉辟罪  
先生與先君外兄弟也而相契合最深且久敢以  
碑銘累下執事余曰然碑誌昉於西漢古賢達不  
廢微子請余亦不能無言其敢例辭按狀公諱珩  
字葱佩別字念東其先自蒙陰徙淄川為淄川人  
數傳至柳溪先生汝登積德累仁鄉里慕義歿有  
專祠是生東溟公舉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巡撫浙  
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事具國史是生宏室先生  
所蘊湛於經術旁通二氏著無生銓等書娶於王

爲先太師大司馬府君女有二丈夫子長繩東先生瑋次即公也兄弟皆具異秉讀書一目輒不忘太師公奇之曰二孫雖童穉天下才也崇禎己卯繩東先生以第一人領山東解公亦同舉才名籍甚人擬之機雲軾轍癸未舉禮部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明年丁甲申之變微服遁歸

世祖章皇帝定鼎起家授檢討遷國子監祭酒道德尊嚴而科條寬簡士皆宜之先是祭酒率一歲輒遷去公三年不調一日洪文襄公承疇攝祭太學戲謂公曰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公笑答曰何

妨六丁六甲果逾三年始遷秘書院侍講學士辛卯典江南試故舊有遺公文籍者不虞其詐也發之則皆關節契劄貨賄且不訾公大駭亟焚之終不告人以姓名其厚德如此是科南榜多名士尋遷少詹事遷詹事國史院學士禮部侍郎吏部左右侍郎奉命賑畿輔久之以議奏部例獨爲一議左遷太常寺少卿稍進大理寺少卿會有朝官得罪應法司杖遣者或下石將以斃之公力持之曰罪人法不應死故從寬典予杖脫重杖而斃豈法之平哉卒得免尋遷宗人府府丞奉命祭告神

農虞帝二陵往來瀟湘洞庭衡岳九疑間皆山水  
清絕處有詩數百篇益雋永超詣得江山之助峻  
却供帳陋例湖南人立碑頌德楚俗多溺女不舉  
公語當事者嚴爲科禁又倡立放生池淮安歲饑  
捐私錢糴米數百石賑之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疏請復中行評博考選之例先是臺省缺以郎中  
改授停考選舊例至是言官請復知縣考選而不  
及中行公謂同一例也僅復其半烏乎可於是部  
議皆復其故論者韙之一日 召見便殿 命講  
易乾卦賦詩稱 旨從容問羣臣才品孰可大用

者公遜謝至再敬對曰以臣所知王伯勉可任吏部尚書姚文然可任戶部尚書魏象樞可任左都御史上頷之厥後姚魏二公皆至尚書王公前歿未及大用蓋上夙知公廉慎不欺故見信如此尋進刑部左侍郎定例官員負官錢而家產盡絕其家口沒爲官奴公察知胥吏負官錢而家產盡絕有豁免之例欲比例引之同官持不可公曰胥吏作奸犯科尚得邀恩蠲豁況職官乎此定例時漏略非法之平也竟毅然引之得俞旨遂著爲令自時厥後全活亡算公居恒謂即事之活人

有限立法之活人無窮其持論公正寬平類如是也尋請急歸鄉里城東門外有菜圃林木翳然築載酒堂三楹破茅不補椽桷不斲素木為几椽皮為屨束書行竈翛然獨往置小舟池中與客觴咏泝洄上下自以為濠濮之趣不減江湖棘籬無門苦竹蔽虧人望之如方壺員嶠時行吟於野時跨驢入市舍者不避席煬者不避竈夷然自適而鄉人化之亦忘機如海鷗焉嘗訪道東浙喜會稽山水慨然思王謝支許之風歸上雲棲而後返已未魏公象樞為御史大夫薦清節八人公居首召起



刑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疏辭不允司屬佟某以讞獄失出當罷公惻然曰佟有老母在吾不忍其以罷官傷母心吾代任之耳遂鑄一級佟感泣曰高公古人也下直輒與予輩飲酒賦詩卹舍湫隘庭不旋馬出入不識圍卒之背居一年以老病乞骸骨既得請移居宣武門西松筠菴相國馮文毅公過之禪喜竟日公賦詩曰戶倚雙藤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子繼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相逢半日畫爐灰他年古寺經行地記取寒山拾得來迄今松筠傳

爲故事公將東歸唯一羊裘無禦寒具姚儀郎中者慕公清德爲製重裘追送數十里外以裘衣公而後返姚督臣某子以俠聞其後改總兵官云公天懷坦蕩與人交不爲編籬插棘入其室機心械事令人自消方門戶之說興各有部黨公坦懷游其間視蠻觸蝸角不足當一瞬而南北部舉無疑之者夫以白樂天之賢而猶不免衛公之忌必其猶有町畦者存也公於是賢於樂天遠矣公歸田坐卧一小閣不接賓客几上唯梵夾旁行金剛淨名數卷外不復觀他書常和寒山子詩以見意頂

作生壙春秋佳日時攜親故觴飲其中大抵公齊  
物似莊生平等似調御三樂似榮啓期坐人春風  
中似程明道樂道人善似邵康節躡禪悅似晁文  
元蘇文忠子常謂公非圖作佛正藉此打破利名  
圈續耳公笑而不答蓋公天性純粹又涵養於道  
德仁義者最深爲仙爲佛無所不可而其要歸則  
吾儒修己以敬反身而誠二語而已公爲詩如麻  
姑擲米粒粒皆成丹砂然不自愛惜緣手輒散去  
結集之責微大迦葉其孰任之餘如和寒山詩文  
稿迂儒話救荒略等書尚數十種藏於家公素無

而上游之路始通公上功幕府疏聞於朝是役也山坑之捷按釋擄掠婦女七十餘人顧里之捷按釋婦女一百六十餘人皆完其室家如更生焉大盜旣平然後葺學宮勸開墾三郡汙萊悉成沃壤方次第舉行而公以內艱歸矣戊戌起家肇慶道副使兼攝瓊雷肇多獠人瓊多黎峒往往梗化聞公至相告曰是平湖西劇盜者皆帖帖毋敢犯法辛丑改陝西西寧道以父老將請侍養父不可乃泣涕受命尋宅外艱乙巳起補鄜延安經大盜蹂躪之後土曠民稀人不給於耕耕不給於賦

賦稅日逋戶口流散公慨然曰明末劇寇亂中原  
皆延人也今此子遺可不思所以勞來而安輯之  
乎是非折畝不可乃作折畝議上之督撫具疏上  
請報可於是三川流民歸者數千家戊申有 旨  
省方面官遂奉裁歸而公亦倦游矣里居與諸遺  
老修香山洛社之會無復用世意周村巨鎮四方  
商賈走集公世家於此視錢刀若將浼焉終其身  
口不道計然之策即此一事過人遠矣生以萬曆  
乙卯十二月十五日卒以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初  
九日享年七十階中憲大夫歷官陝西按察司副

使元配周氏繼張氏贈封皆恭人治行相望而撫  
育子女以克終公志則張恭人之功於鮑氏也子  
男子一人秉謙歲貢生候銓教諭子女子二人一  
適子兒啓沂一適益都趙澤漸孫女一人公之葬  
少司寇高公珩旣銘之矣後二十三年而子爲之  
表銘曰

猗公之才允文允武絃誦詩書折衝樽俎湖西誓  
師殲彼虓虎雕陰分臬均茲稅畝九天雷電三春  
膏雨公之宏略建牙開府未竟厥施以篤餘祐

文林郎直隸河間府推官繩東高公墓表並

銘

公高氏諱瑋字握之別字繩東其先自蒙陰徙淄川曾祖柳溪公汝登名德重鄉里祖東溟公舉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巡撫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父宏室公所蘊娶於王爲先太師大司馬府君女生公暨弟少司寇珩世所稱念東先生者也二公皆具異秉數歲已讀書等身幼隨母歸寧太師試以經藝立成各嶽嶽不相下大奇之及歸親送之門或以爲問答曰二孫雖童稚天下奇才也吾見之如中郎之於王仲宣元禮之於孔北海詎可以

童子而忽之由是益知名公年十四補博士弟子  
每試輒冠其軍而司寇以原籍爲青州府學生每  
試與益都孫文定廷銓臨朐馮文毅溥鼎立相甲  
乙四公齊名一時亡敢抗者崇禎己卯公以第一  
人領解額文毅次之文定與司寇名又相次時人  
豔稱之比於唐陸宣公之得韓愈李絳崔羣李觀  
諸人宋歐陽充公之得二蘇曾鞏劉攽云旣而司  
寇以崇禎癸未登第爲館職又三年 世祖章皇  
帝順治丙戌傳以漸榜公始 賜同進士出身授  
河間府推官是秋應河南聘爲同考歸履任未幾



而河間失守封疆大吏已下皆得罪公理官耳又  
初受事亦牽連罷官公夙抱文章經濟入官數月  
百未一試輒罷去又非其罪侘僚拂鬱咄咄無可  
告語無聊不平則寄興山水自放於酒人秫田歲  
入皆以釀酒平居無日不飲飲未嘗不醉客至必  
留飲閉閣投轄鴟夷交卧不聽輒去如是以爲常  
嗟乎士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夫旣得時  
而駕矣而坎壈失職百不一試譬蒲梢天馬籥浮  
雲近閭闔而中道忽蹶湛盧干莫水截蛟龍陸剽  
犀兕爛如列星渙若冰釋甫脫匣而鋒折能不伏

櫪悲鳴中夜吟嘯者乎此志士所爲搯擊太息而  
欲呵壁問天者也公嘗游廣陵登酒樓醉後題壁  
作擘窠大字鳳跋龍拏翌日人疑其仙也跡之知  
爲公則競相傳說以擬武功之游康山云公雖自  
放於酒然每集子姪族鄙誨以讀書作文之法凡  
所成就者數人一諾終身不忘嘗受族兄託孤卒  
撫之成立族有孤女具奩資嫁之公慷慨磊落與  
人交不屑爲煦沫而義所當爲赴之不旋踵與司  
寇洎季弟瓚終身友愛無間言其於酒特寄焉耳  
生以明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卒以康熙

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得年六十元配張孺人文淵  
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公至發孫舉人泰來女繼  
配王孺人側室侯氏子男子七人之麟之駢之駉  
之騫之駉之騫之駉子女子四人一適張之良一  
適孫生孫一適謝永思一適畢盛鑑孫男二十人  
肇嗣肇勳肇泰肇賢肇順肇京肇錫肇和肇翰  
肇聰肇毅肇鈺肇雍肇鈞肇鉞肇蕢肇濬肇健  
肇溥肇錦曾孫十四人述緒啓緒增緒傳緒碩緒  
炯緒遠緒遞緒炎緒景緒景緒堅緒持緒源緒五  
世孫二人貽穀貽慶以康熙九年十一月初七日葬

郭外城西南坤域祖墓之側銘曰

渤海閼闕文章伯兄弟大名互主客一爲雌伏一  
雄飛落羽今稱大小翮垂天之翼胡摧藏身雖伏  
矣名則揚節節足足鳴歸昌千古齊鳴雙鳳凰

帶經堂集卷八十三

帶經堂集卷八十四

歙門人程潛校編

新城王士禛題上

蠶尾續文十二

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拜他喇布勒哈番  
謚襄勤于公墓誌銘

國朝有清忠彊直經濟名臣曰兩于公皆諱成龍其一官總督江南江西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清端其一歷官總督河道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謚曰襄勤則公

也字振甲世爲奉天蓋平人徙廣寧父得水光祿  
大夫三等阿達哈哈番以公貴進封光祿大夫都  
察院左都御史鑲紅旗漢軍都統本生父國安移  
贈如前官公少有威稜慷慨負大志起家樂亭縣  
知縣恤民緝盜有殊績以註誤去樂亭民數千人  
再叫 閻乞留奉 俞旨復官以才望推舉知通  
州治視樂亭而加嚴逋盜屏迹會禁旅班師令行  
禁止市肆不擾是時于清端公填撫京畿雅重公  
治行尤喜其慇直無隱遇之有加禮會清端擢總  
督江左右開制府於金陵特疏公知江寧府引以

自助公莅江寧益勵清節事關利害侃侃持之雖  
制府亦不苟同清端愈益重之徐州奸民某走京  
師以左道惑衆上變事下制府檄江寧鎮江兩太  
守會鞠公力白其冤狀制府疑故縱詰責甚厲公  
庭爭曰某一身不足惜殘民以逞其去屠伯幾何  
以一官易數百民命某實甘之制府無以奪疏上  
部議不可讞獄者皆麗考功法當免官公聞之怡  
然卒荷 上恩得釋瀕江蘆洲土沃而賦輕明時  
多勲戚產入 本朝豪強隱佔貽累小民公銳志  
澄清有課而無田者曰坍江立予豁除有田而無

課者曰欺隱陞課而薄其罰凡密蘆稀蘆泥灘草灘水影各有差等蘆政一清京口駐防水師設沙船數百艘教習水戰每遇修艙之期例分發各郡禁令勿派民間一錢制府力請公修格于部議比工竣他郡一船或費至千金公躬自料揀竹頭木屑未嘗輕棄比訖工計一船之費不出二百緡制府善之康熙二十三年上南巡至金陵諸守臣迎駕通濟門外上首問于成龍安在公趨跪馬前承旨上目注者久之至行宮傳命賜御書一卷回鑾次宿遷特旨擢江南安徽



按察司按察使 駕至京師 特召公父入朝

賜貂裘二襲仍傳 諭八旗父兄教其子弟當以

于某爲法其寵異如此尋 命以按察使督理下

河會河議起衆喙紛紜公亦 召入留京師未幾

特擢僉都御史巡撫直隸康熙二十四年二月

也 陞辭 天語褒嘉諭以奉公守法潔已率屬

公前奏曰 聖訓八字臣職分所當爲然臣受

恩深重非行他人不敢行之事不足答殊知於萬

一 上霽顏曰第言之公奏曰畿內民生不安由

於盜源不靖首在弭盜以安民今八旗投充匪類

稷狐社鼠憑藉權勢肆詐行劫有司莫敢譙訶積漸既久釀成厲階請許臣用三尺法便宜行事

凡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及公侯伯以下奴客有犯無赦即上而皇莊莊頭有毆法者臣亦得以三尺繩之勿有所徇庶姦宄有所畏忌民生得以安全上嘉納之因問如此行去盜賊何時可靖公屈

指曰三月可矣上諭如工部所用車兩皆發現銀應在京師近地僱覓今竟派諸州縣貽累民間此項銀兩作何開銷公奏臣兩為直隸州縣官稔知此事顧積弊尚不止此即如狐皮一項聞部徵

折色每張止五錢州縣起解竟什倍之 上諭爾  
莅任後凡如此等利弊應興應除者一二奏來公  
承 旨復奏巡撫二字顧名思義職在巡察地方  
撫綏百姓向因不肖督撫出巡郡邑盛驩御節廚  
傳所過驛騷屬吏望塵奔走救過不暇何暇陳民  
疾苦是爲民大害者督撫其尤也督撫出巡有禁  
蓋由於此臣請輕騎減從到處巡察大廉大負立  
即飛章入告請黜陟以示勸懲臣知有 君父不  
知有權要 上曰爾由按察使擢巡撫出朕獨斷  
不由廷推此行努力爲好官以副朕懷又 諭爾

當廉潔愛民以寬劑嚴不可太刻朕御下以寬爾  
具知之宜體此意公奏 皇上好生之德洽於民  
心天下黃童白叟皆知之臣起家州縣身歷其苦  
不敢過爲刻覈以辜 聖恩 上曰今之督撫朕  
可相信者惟兩江總督于成龍江南巡撫湯斌及  
汝三人耳受茲重寄當實心實政有始有終如總  
督于成龍做一番方好公奏臣之屢擢不由推薦  
皆出 宸衷臣若自甘不肖即 天顏何以下對  
九卿臣萬萬不敢出此公至後左門 上命御前  
二侍衛傳 賜白金千兩表裏二十疋公既莅上

谷諭衆曰何利可興但能無害於民便是利矣其  
為治在肅官常嚴盜賊禁科派三輔吏治風俗為  
之大變於是首疏狐皮採買累民請額徵折色解  
部奉 俞旨三省所解狐皮准解折色於京師採  
辦山西河南咸食其利又請免追淺夫已給工食  
請停州縣協運灰車請除派解芝蔴花絨刊刻由  
單黎板請豁派買食鹽內黃縣鹵地包糧請豁任  
縣被水地畝寧晉縣水荒錢糧先後得 旨允行  
又特請旗民雜居之地槩編保甲以清盜源請設  
四路同知專司捕盜盜發立禽戮之終公之任桴

鼓不鳴即椎埋胠篋無所容其奸勢家倉頭廬兒  
皆屏息勿敢橫於市雖趙廣漢尹翁歸之治京兆  
無以過也又收案惡衿劉平成旗惡沈顛宦官張  
進昇大盜司九張破樓子等若干人置重典豪猾  
膽落二十六年四月 上諭諭吏部國家設官分  
職原以綏靖地方惠養黎庶督撫為封疆大臣  
表率屬員尤須才守兼優方於吏治民生有裨直  
隸巡撫于成龍自為縣令以至郡守素秉清操愛  
民盡職遂自臬司超擢巡撫簡任以來孤介自持  
清廉益著釐奸剔弊扶弱鉏強境內寧謐旗民允

服殊爲可嘉特加太子少保以爲廉能稱職者勸  
十月 駕幸霸州公迎謁 行在 賜坐 賜食  
賜御乘良馬及黃鞍韉黃轡白金千兩 諭以  
惜身報國皆異數也二十七年 命侍衛頌 賜  
御服貂裘二十八年 南巡視河 命公扈從班  
都察院之次 賜圍龍 御衣二襲 駕次揚州  
命同內大臣郎談侍郎凱音布徐廷璽閱視下  
河情形至浙復 命扈從北還值畿輔歲祲發帑  
賑濟公遴守道劉殿衡清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  
縣彭鵬司其事預傳示饑民勿離其家官按尺籍

三十七  
攜帑金分路詣給饑民免顛踣道路之苦全活亡  
算二十九年額魯特噶爾丹逆顏行 上帥六師  
問罪塞外 命公勒兵以從公聞 命即日戒途  
將抵京師有 旨留管驛遞事務標兵以偏將領  
之駐遵化未幾內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尋 命兼  
鑲紅旗漢軍都統以御史大夫兼領固山額真前  
此未之有也公在臺不事彈劾博大寬厚而人敬  
憚之家素清貧雖洊歷至大官不能營居室 上  
知之 特賜甲第一區公始得迎父母同居朝夕  
定省人謂 上之曲體勞臣下之潔廉奉公蓋兩



得之三十一年總督河道缺 上難其人改公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  
三十二年春正月莅官視闕兩河相其緩急首幫  
高堰寬五丈許堤既固則周橋不開裴家場水出  
如駛復於清口水出之處加築大墩逼洪澤湖水  
什八敵黃什二入河濟運歷三年所淮揚奠安民  
獲耕稼三十四年以外艱歸廬於墓側絕意仕進  
明年噶爾丹寇外藩蒙古部落 上親征 詔起  
公田間以左都御史總統督運中路大兵糧餉軍  
興重任莫過於此故特以屬公 諭內外文武官

員聽其調遣又奉六部不得掣肘之 旨公慨然

曰人臣竭智抒忠正在今日合計米車六千餘兩  
兩須牽挽馬羸四計無所出乃奏令大小臣工洎  
士庶捐輸予之敘錄 命下旬日不煩購買而足  
以三月二十日發京師車分二十七運運有隊伍  
守衛相助行駐以時賞罰有令井井如也次和兒  
撥昂吉圖沙磧廣至四百餘里車不得行公下令  
軍中能伐道左柳枝夾泥沙墊路者 奏請敘  
錄令已下馬自持利刃為士卒先眾皆感奮不數  
日而路成車馬如行康莊頭網達 御營纜五十

九日後綱銜尾已至拖嶺而西路大軍糧絕大將  
軍費揚古飛章告急有旨令公速撥運以濟西  
路士馬騰飽六月上班師詔以餘馬貯查漢  
那羅及魁蘇以需後命其冬駕復出塞公司郵  
遞三十六年駕幸寧夏命公扈從公先馳入  
寧夏三日迎大駕於河口上撫公肩密諭  
良久他人莫得聞尋以公爲總統督糧北進至船  
站導命驗賞蒙古官兵帶甲數十萬魚貫而前  
照耀川谷軍容之盛古未有也至戈必地乏水草  
以守備林之本爲前導林夜行迷失道下馬環坐

待曙久之明星出知爲東也乃騎而東不數里忽抵黃河始飲馬蓐食望西北有大山亘沙漠中蒙古曰兩狼山也望山西北行行二日得泉而甘挹之不竭人馬皆霑足氣百倍遂報請移臺於此公率衆長驅至郭多里巴爾哈孫水草豐美路無留行已而大將軍移文糧運勿前公留屯三月乃掘塹築城城高六尺塹深九尺開南北二門列柵以時啓閉已而大將軍捷聞逆渠授首大軍振旅而還七月抵郭多里巴爾哈孫糧無匱乏公同諸臣復命上勞之曰卿輩勞苦得成大功引額魯

特僞將軍丹吉喇示之曰此統領大兵糧饟于都御史也敘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襲三十七年二月命公以總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管直隸巡撫公去上谷至是已九載矣凡公所措置廢弛殆盡畿內士民聞公至相與歌舞於道豪右咋指相戒勿以身試法 陛辭 賜御書龍飛鳳舞四大字又 賜柏臺清肅榜書及 御書法帖金剛經各一部四月莅官以渾河泛濫 命改河道于固安縣北直達湖淀自天津入海仍發帑金三十萬公奔馳胼胝不一月而告成入見 賜名永

定河 賜公東珠帽一 御書扇畫扇各一 御

書綾幅二又 諭公贊皇積寇阻山爲窟當何以

治之公請帥師親勦 上曰不可當先撫之如不

就撫勦之未晚公遵 旨舉中書舍人朝琦前參

議李毓柱等往諭禍福賊渠十八人遂出降其冬

河督又缺 上復以命公而公已病不敢控辭十

二月之任時黃淮兩河敞壞已極攔黃壩築而河

底日高周橋閘開而下河爲壑公仰天而歎無所

措手三十八年春 上再往視河公迎 駕于中

河慰勞有加至清口 上親指示要害令勿隨

駕三月迴 鑾公祇迎於京口 上訝其羸瘦

顧問再三曰 朕有良藥當賜卿明日駐蹕江天

寺 賜藥及 御書澄清方岳四大字 御製詩

一幅 駕至揚州視芒稻河指示方略 賜佳哈

御舟次九里岡又 賜御書樂休社三大字 御

書堂聯二十二字四月送 駕於皂河口歸淮力

疾日馳河干不敢自暇逸食少事多病以增劇十

月 上召公長子永裕問病狀 命馳往省視以

聞公感激 上恩請暫休沐兩月 允之再 遣

天使存問 御醫齋禁中良藥馳驛往永裕歸復

命 上慰問備至 賜高麗人參一觔遼參二

觔 命永裕齋往侍疾公方假歸濟寧力疾考閱

將領望 闕謝 恩祇受明年二月歸淮上病益

劇二十三日呼永裕曰病入膏肓非藥餌可愈兩

河重大勢難卧理急繕疏請告求 至尊別簡賢

能大臣勿悞 國事以重子罪明日趣具謝表顧

永裕曰吾受 上恩深重今惟三事抱憾河工未

成一也汝祖母年八十侍養不終二也祖墓未築

三也餘無可言以二十七日終于淮署訃聞 上

震悼 賜卹有加謚曰襄勤 命侍衛馳奠於淮



有司歸其喪於京師公剛方正直豁達無城府持躬廉慎見義必爲有德於己雖久遠不忘報一捐之舊見其後人困窮必曰此吾故人子也周卹之過於所望公入爲御史大夫子適爲中丞每接公言論丰采以爲蹇蹇匪躬有大臣之節而公與子亦有知己之言雖退無私交而以公義相取有古人之風焉故於永裕之請謹按狀敘述梗概以告  
悼史元配李 皇贈一品夫人繼配周 誥封一品  
夫人內治相望公爲巡撫馭吏嚴正務在激揚夫人從容請問曰事苟不干 國法宜以寬濟之君

三才卷三  
昔爲小吏今爲大臣若激揚過嚴下將弗堪其賢  
明知大體多類此公生於崇德三年七月初五日  
卒於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  
周夫人生於順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後公月餘  
以四月十三日卒年五十有三其年八月二十四  
日合葬於西山之賜阡子六人永禎早卒次永裕  
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軍功加三級永世廕生永  
禧永祿福元女二長適長垣縣縣丞董廷佐次適  
廕生張瓚系之銘曰

卓犖于公國之寶臣天生偉人媿周甫申如彼喬

嶽千仞嶙峋如彼巨海孰測其津圭璋特達庭列

九賓不介而孚孚於帝宸拔自羣寮爲人司命

爾遂建節樓撫我郊甸池鼎鑄神女姦不若潛

遁徒均切魑魅騰逃其走跋跋枹鼓稀鳴矯虔用悛

犬卧生菴桑麻蓁蓁爰簡行河沸鬱孔殷胼胝

手足墮竹負薪北鄙陸梁以勞至尊六師順動

捷如鬼神公實總統以餉大軍萬車沙磧如雷隱

麟踰狼居胥瀚海之濱埽穴犁庭克集大勳廟略

指授秘不得聞入贊帷幄出屬寮鞬關中蕭何河

內寇恂飲至明光寵賚便蕃細侯重來甘棠之陰

緜綸磨牙如犢服馴再筦河渠賈志未信

斯人公切

志伊何唯君與親歿而猶視丹心不泯

綸綉煌

煌易名襄勤冢象祁連大鳥墓門我作銘詩載之  
貞珉大書深刻垂千萬春

誥授光祿大夫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裕

菴蔣公墓誌銘

嘗讀南豐曾氏隆平集子朱子名臣言行錄所載  
汴宋百餘年間鉅儒長德類皆以惇大忠厚為國  
家培元氣為士大夫厲廉恥絕遠于好名喜事者  
之為王沂公有言人之踐履無過誠實又云范希

文未免近名竊歎東京累葉太平無事之福實繫  
于此而士君子立身從政之道斷可識已此子于  
誌御史大夫蔣公而慨然歎興也公諱弘道字扶  
三別字裕菴平陽臨汾人曾祖考進忠祖考良臣  
考有德三世皆以公貴顯 皇贈都察院左都御  
史曾祖妣汪祖妣南茹妣張皆 皇贈一品夫人  
公幼從父游學京師隸籍大興故又爲大興人少  
讀書五行俱下過目輒弗忘中順治十四年順天  
鄉試會科場有蜚語上 聞南北兩闈皆被 旨  
覆試大廷 世祖皇帝臨軒親定甲乙公在優等十

六年再行會試 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  
與戊戌諸吉士同教習館中 世祖萬幾之暇

幸瀛臺 幸西山南海子輒 命扈從侍 清宴

備 顧問非他司所敢望旋丁外艱服闋授國史  
院檢討丁未會試充同考試官得桐城相國張公  
英暨李嗣真鄒度鏞彭期諸人得人之盛一時無  
與比遷國子監司業與華亭沈文恪公同心教育  
得人尤盛如王少司徒紳陳宮尹元龍錢大京兆  
晉錫王中丞材任張少詹廷瓚沈讀學朝初徐讀  
學元正皆有聲蹟蔚為名臣遷翰林院侍講進右

春坊右庶子兼侍講轉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未  
幾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充起居注日講官被  
命纂修太宗文皇帝實錄加恩起居注諸臣  
特加銜詹事府詹事上駐蹕馬蘭峪公扈從  
賜觀湯泉雲南蕩平特以元夕賜宴乾清宮  
命賦昇平嘉宴詩仿柏梁體自公卿洎翰詹監  
寺臺省凡九十三人公與焉御製首倡詩成勒石  
御製序文頒賜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仍加銜詹事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公居館閣二十餘年恬靜自持恥爲營競埽絕

依傍後進有馳騫先之者公義命自安若無所聞見積薪之歎無幾微形于顏色故二十餘年皆以資俸序遷未嘗躐等詞林恬退者率恃公為典型公望益高康熙二十四年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奉命充冊封安郡王妃副使公在翰林久尋討典故諸凡郊廟學校賓嘉會同諸大典禮罔弗諳悉而一以敬慎將之號為稱職一日堂吏密白失印諸公相顧錯愕公曰徐之今日文書稀簡且不急令納印庫中而從容視事如故亡何獲印乃守卒所為欲以陷直月郎官得印函紫泥于



其鞞中論如法其雅量鎮物如此改戶部右侍郎  
轉左侍郎先滇黔用兵士子廩餼裁充軍餉公力  
請復之一日戶部奏事上顧問蘇松浮糧何以  
獨重公退而考稽顛末將條列入告仰副主上  
軫恤東南至意會牽于衆議不果然聞者韙之

太皇太后暫安梓宮大禮告成上躬齋冊寶詣

山陵上尊謚公扈從陪祀是時以三秦諸郡

荐饑開捐輸之例姦欺百出公在事三年不爲親  
故一人求官不以尺蹠通撫藩諸大吏康熙三十  
三年特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御史大夫號雄峻公

一以簡靜居之不立門戶不畜恩怨不務生事不  
樂彈劾不矜赫赫之名正己正物有古大臣之風  
會平陽地震見告 上特諭公歸視其家詢民疾  
苦仍 命同籍在京官願往者聽公感激殊恩星  
馳就道至即大集父老子弟宣布 朝廷德意然  
後敢過私家上祖宗墳墓更解橐中裝賙卹無告  
助縣官所未逮與其長吏周視城郭樓櫓經營版  
築還朝復 命 上嘉悅康熙三十四年也明年  
目疾作疏請解職奉 旨卿簡任總憲正資料理  
覽奏以目疾求請解任情詞懇切准解任調理該

部知道家居八載焚香晏坐不通賓客遇元旦長  
至 萬壽節必具衣冠望闕拜如正衙之禮四  
十二年四月病加劇口占遺疏謝 恩治命歸葬西  
河先墓之側以初八日薨于正寢公坦白樂易胸無  
城府對之如飲醇醪不覺自醉義所不可則侃侃  
持之不屑媵阿詭隨甘恬退惡躁競終身無改節  
與人交不可得而親疎久而敬之古所云淡泊明  
志寧靜致遠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公之謂歟予以  
詞林後進與公同官度支又先後爲御史大夫以  
道義相契合終始無間庶幾古人之交公又命諸

子從子執業晚歲閉門埽軌與子歲必數相見杯酒道舊故不殊疇昔及公夢奠之日予走哭寢門追念平生不知老淚之橫集也公生以崇禎二年己巳七月初二日距其卒得年七十有五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六級階光祿大夫 賜宴迎薰亭觀荷 賜藕 賜筆 賜貂 賜觀湯泉 賜宴乾清宮 賜 御書唐詩恩賚便蕃稽古之力即何減漢廷印綬几杖輜車乘馬也公性孝友喪祭一本書儀家禮置義冢廣渠門外以成先志事不具書訃 聞 賜祭葬如甲令配劉累封一品

夫人子男子五人申錫嚴州府知府敷錫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疇錫歲貢生前卒晉錫丙子科副榜國子教習仁錫己卯科舉人有詩文盛名子女子二人適鴻臚寺序班邵啓謨翰林院檢討宋敏求孫男十七人某某曾孫一人某申錫等將以康熙四十四年 月 日遵治命歸葬于臨汾縣 之阡來請銘銘曰

河汾之交觚參之野篤生偉人卓爾大雅通籍射策著作之庭錯綜七略紛綸五經爰佐秩宗職典三禮爰貳司徒民極立止惟 帝疇咨峻陟中臺

清明廣大元氣用培麟游于藪鳳翔千仞鄙彼鷹  
鷂毛摯奮迅帝咨副相需次和羹勇退急流匹  
美淡成公實仁人恥爲指嘆後生聞風勉爲忠厚  
公實讓德不忮不求修其天爵心逸日休公之行  
履具在博史吁嗟善人爲國之紀姑射迢迢汾流  
湯湯九原可作名臣之藏

誥授光祿大夫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  
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厚菴朱公墓誌銘

前總督閩浙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



祚官至總督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兵部尚書階光祿大夫謚勤愍公其第四子也公幼丁喪亂轉徙金陵婁東順治乙酉王師渡江始間關北歸而勤愍公自明末兵間相失至是亦從龍入燕家室復完乃移居歷下為濟南人公省勤愍京師故太常卿桐城程公一見奇之俾卒業焉期年而學大就歸舉山東鄉試年甫十九久之勤愍移兩浙之節總制三省以八旗屯田為百姓請命忤權輔指被逮公周旋患難職納橐餽丁未上親政正權輔之罪復勤愍官諭祭賜謚官其子紱少



卿而公始就選人除盱眙令甫下車革除上官禮儀中火諸雜派累千金定徵輸畫一之法盱俗好爭訟多輕其生公揭律例通衢訟以衰止會旱魃爲虐急請蠲賑又措金二千有奇買米賑之鄰封就食者數萬人是時蝻生徧野倏有羣蝗過之蝻悉附翼飛去竟不爲災歲以大豐有麥秀三岐之瑞事聞得 旨優敘大計舉卓異第一 賜蟒服越歲臺省闕人公以循良被徵待 詔公車尋以從子紱官大理卿循例迴避補刑部廣東司主事稍遷貴州司員外郎秦中有逆案其牽連應戍者

身死無子妻當從戍而律無明文巡撫具疏奏請  
下部議公引律比例斟酌情法凡應戍身故其妻  
有子者流無者免 制曰可著爲令有殺一家非  
死罪三人者妻應流巡撫以其舅姑老請留侍養  
尚書以婦無留養例不許公爭之曰父母舅姑等  
親也 朝廷深仁下逮窮老子婦何擇焉卒許之  
旗人或典民戶十三口以質劑賄吏竊印鈐之將乾  
沒爲奴公檄取印曆舊牘閱實抵吏及旗人于法  
十三人者皆得脫去遷兵部督捕郎中尋出爲天  
津道僉事于是方修大一統志檄下直省繪地圖

上史館巡撫以公領其事東極碣石西北歷居庸  
紫荆以外諸邊鎮險要阨塞纖細弗遺圖上稱

旨直隸守道關九卿咸以才望推擇公進叅議初  
明改行中書省爲北平等十五布政司秩二品而  
京畿以直隸中書省故不設藩臬二司康熙初以  
內八郡錢穀刑名無所統匯特勅設守巡二道分  
領之秩雖稍卑而事權與藩臬二使相埒公以才  
望特擢是官知無不爲宣永諸郡兵餉例撥畿南  
相距千有餘里公請以道帑給宣永而以大名諸  
餉補道帑省道里費公私便之丙寅 詔蠲八郡

賦部文獨遺宣府公謂宣府亦直隸地也何獨向隅力請并蠲之地近輦轂供億旁午協運灰車等物皆取辦俄頃動至數千金公悉爲釐正裁革郡邑納賦舊設銀工以別真贋吏胥勾連折閱不訾民力大困公一切罷之所興除不可殫紀其灼然耳目者如此上廉知其能丁卯特旨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以少叅徑陟開府昔未有也 陛見上御乾清門諭曰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要以從容安靜始終如一奏對稱旨特賜內帑千金及天廐鞍馬以寵其行

初過庾嶺察知役夫之苦首禁之仍移文兵部凡  
使者出自有驛站供億不得于僱役外輕役一人  
粵東軍興已來無藝之征浮于正供悉罷之取墨  
吏之尤者劾去之餘俾以自新不爲谿刻粵之鹽  
法壞于藩下奸人踞阜害皂莫敢譙訶之公條爲  
八疏入 告衛所屯田畝例徵米三斗三升公疏  
言民田最重不過八升今屯田浮三之二非卹兵  
之道當比例裁減二事皆奉 特旨允行臨高澄  
邁吳川諸縣殘于兵燹積逋累萬疏請蠲賦流亡  
漸歸藩司總筭錢穀第舉成數不別條目吏胥因

得上下其手公檄令各屬按年逐項條分縷析吏  
不得因緣爲姦陽山阜商被盜禽獲黎王璣等三  
十餘人有司皆置大辟公評得其情特爲奏請獲  
末減廣惠潮諸郡有舟盜以藥迷人累年殘殺亾  
算公移檄城隍之神三日其黨自首立獲數十輩  
置之法其害遂絕逆藩平後奸民告訐無已公上疏  
請嚴妄首株累之例其略曰當藩焰方張聞風投  
冒倚藉聲勢者實繁有徒迨逆藩平定經刑部侍  
郎宜昌阿來粵其藩下人員應歸旗者悉已造冊  
解京冊內無名者釋放爲民二十三年兵部奉

聖旨定南藩下官兵家僕及貿易人等除真正遼東舊人及價買之人外逐一清逐發出爲民臣詳繹前後 詔旨 天恩浩蕩無非以諸人皆 朝廷赤子不忍株累且十餘年來或經補伍或已歸農或死亡遷徙地方官無籍可考乃奸宄之徒捕風捉影蔓引株連視爲奇貨或在部出首或有司告訐及水落石出而官民之被累已深敢請 皇上垂格外之仁下部定議以後奸人怙惡除不准行仍治以妄首之罪云云疏上得請粵人或以詩語被讎訐公察其作于前代法不應究立焚于庭

而文字之禍潛消廣州有彭演者市井無賴也夤緣軍功妄稱監司作橫鄉里道路以目公特疏逮治之凡所措施皆此類壬申擢總督閩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值兩浙歲祲有司議富戶捐賑人情洶洶幾致大變公泣事首嚴禁之民大悅臺灣初入版籍土著之民惟知耕獵奸胥猾弁往往侵之公飛檄嚴禁邊氓以安會廣東巡撫與巡鹽御史訐奏特命公往勘尋命往江南相視太湖往例遣部院大臣而皆以命公蓋異數云甲戌以大計疏語不稱旨免歸優游



田墅者六年庚辰奉命分修南河勞瘁致疾以是歲九月九日卒距其生崇禎庚午享年七十有一公眉宇秀發風骨岸異意所不可雖賁育不可奪尤精于吏事自縣令至制府案牘旁午手自剖決未嘗假手以自暇逸故燭照數計而事立辦遺艱投鉅而色不驚晚勤王事以死庶幾王臣蹇蹇鞠躬盡瘁者矣公孝友嫺睦內行多可紀述予特著其服官之大者故不具書公娶姚氏累贈一品夫人繼蔣氏繼王氏累封一品夫人子男子五人緡候選部主事絳刑部貴州司郎中綱兵部

武庫司主事九齡鶴齡子女子三人一適李庭蕙  
一未字一字孫叔讓孫男五人崇簡崇道崇讓崇  
勳崇敬孫女九人緡等遵公治命以康熙辛巳十  
二月初九日將歸葬高唐祖阡之次來速銘銘曰  
維邾得氏始春秋會盟征伐從諸侯二千餘年世  
澤留乃有閔閔光魚丘家十朱輪前八駟交戟對  
起羅道周哲兄節鉞奠中州難弟旌麾臨粵甌一  
門將相誰匹疇軍容兩地千貔貅維公敷政何優  
優不剛不柔不競練名伯之棠人所謳萊公之竹  
鬱以樛舊史特書表厥幽汗青不磨視松楸

帶經堂集卷八十四